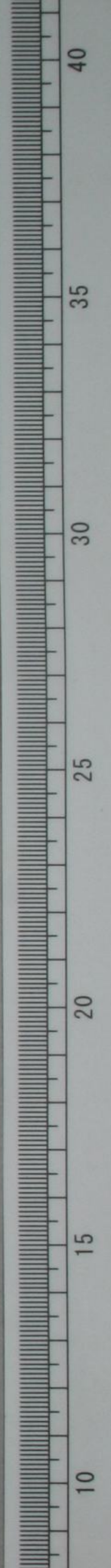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9



文庫 11
D 94
9

神田系文庫

010190549033

48-11768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四

在朝彙十四

墓誌銘

賀丞相墓誌銘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
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
一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
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曰勝其
任也自世祖肯呂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
貞王為政豈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

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曰小字行幼從魯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曰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皆獨不避公或更命畱聽近侍或言論譎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曰問公曰夫子爲當肯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爲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

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劍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爲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曰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獅子曰爲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嘗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尙醫

尚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豈天下初定四方無遽
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
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畱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
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
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
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象自警司天有奏得非豈自
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自領之桑哥之爲相也
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
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爲
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
尚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自爲孰當吾

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
輿望自爲太子詹事完澤其爲人也端重忠實可屬大
事上曰然吾并得所自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自公爲
參知中書政事豈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
皆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
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卽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於家
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畱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年拜光祿
大夫左丞相行都畱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魯花赤延
祐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
之貴而畱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

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端而吏得已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竝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已集事而直不肯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與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已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或已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遺私人逼脅府吏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已多貲

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彊娶其婦公爲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已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已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禮儒師已風化之是已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卽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豈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已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已爲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已行民間按堵豈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肯具公已私藏足之行

者曰爲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爲贊識曰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曰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曰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嘗太師帖木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一繩之曰法官時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筭爲折辱畱守魯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任御史中丞楊朶兒只等遂與公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曰爲言幸得罷去

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卽位也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閒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遇害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曰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勅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曰慰撫天下固未暇它及而首曰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奸殘忍曰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

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卽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畱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方侍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曰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凶遭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恤之典極用哀榮又不曰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曰夫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曰西實過鄉里是天所曰賜惟一也將曰某

年月日曰奉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托諸幽宮曰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曰爲請此又惟一忍死曰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曰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郡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輿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畱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

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爲尙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鄂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魏二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關民之攸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榦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且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均乃佐本兵乃

斂長籌曰督畿坳皆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畱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力則非精思弗愆皆入禁闈眾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遊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凶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肉不制不竟於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二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邛天道聽之

嗟彼都人不歌曰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二其
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
之徵亡愧孫子

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誌銘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勳大臣曰蔡國公張公曰泰定
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蒲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
蔡國公印丞相即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致賻
如禮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歎異口
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曰明年之二月辛
酉葬公於定興縣之河內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
日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

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
武穆公諱某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某之孫故
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淮陽獻武王諱某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
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
畱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
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世祖皇
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之因得面奏
曰臣幼軍事重聶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陳幸臣副臣
上歎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

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
呂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呂功賜坐
諸侯王上至是特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
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附
民心易搖應者日眾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呂重兵討之
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騎嚮蕪湖蕪湖定乃
使人言於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呂彼
此爲解呂其兵行二省因呂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
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勦將奔潰公傳令止之
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併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
呂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眾困我公曰日

暮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
毋累我眾使持旗鼓爲聲勢自呂所部爲一隊命之曰
賊勇者在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遺親將帥
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
斬之共馘三百而自相蹂踐呂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
民又有吳道子者呂祆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祆來往
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呂駭服其眾公得其
情卽執斬之麾下其黨大驚而他酋猶將襲公二夜伏
兵山上令之賊至而起明日擊賊二走山伏起蹴賊墮
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寇徽者已敗兩萬戶軍公曰
賊輕矣我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

曰張萬戶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曰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二曰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曰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弗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崑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勦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他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曰孥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二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二竝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

靡賊見無後拒引眾圍公二揮稍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脅裏創復戰斃其子曰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於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耕田鑿井曰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曰無事得故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曰相業授公曰孰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嘗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曰瀾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曰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於公二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蓋張方曰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眾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瀾省

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不罷行
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
其命爲副使太師月兒魯那演言張珪年尙少姑試曰
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踏金
蹙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眞定史天
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議論孰與其家功多而可靳
此邪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
師新附之地賴曰鎮安焉成宗皇帝卽位罷大德三年
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賑之如
罷官府之冗無益於民者贖探馬赤之貧而典鬻妻子
者還鞏昌民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江南諸道

行御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藝倍徙它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
曰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吏曰下劾
罷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二強民有殺
人恃其貴得不具獄更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
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知有條制焉得鹽司姦吏
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
安欲因曰危中公使其屬曰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
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官數人往雜治
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召拜僉
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

別爲衣冠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
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
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
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儼
居民屋上命買宅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
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修德行廣
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日憲法
祖宗者是嘗中書大臣有因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
貶湖廣關節近侍求復相位而江淞省臣之首誣公者
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併及近侍之熒
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

武宗皇帝嘗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
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
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
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
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
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
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
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
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
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
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

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製帶曰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曰其法爲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曰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道士親解衣曰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曰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武宗皇帝嘗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眞中丞惟張瑄可苟不稱我任其責上卽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奴矯詔赦天下赦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卽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之位也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卽何位乎上悟移仗大明遂卽位賜只

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製帶曰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曰其法爲醮事近侍分
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上前當殺
者六人公力辯道士無死罪上怒曰汝曰臺綱脅我耶
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
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
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上卽不殺六
道士親解衣曰賜公明日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
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
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曰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
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

苦啜粥病腫溼或勸之食肉不聽曰於其閒累土墳次
如臺者三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曰賜
之蓋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
朕將俾卿曰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
住嘗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
急於廣言路是冬起公爲集賢大學士而鐵木迭兒復
爲丞相遂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朶兒只上都畱守賀
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
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曰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
災當究其所曰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

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清議猶可昭
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
嘗所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不允至是曰
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
之賜仁廟范金爲主盜竊之嘗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
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曰參知政遷左丞姑曰序進
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曰謝在天之靈
遂格其命嘗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爲不
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
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

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
生矣立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解有售珠於內
府枚論之一小者猶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十家之產
矧其珠凡大萬乎且戰國小君猶曰得賢勝照乘曾彼
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壞污穢賊
虐恬不爲怪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
奮其乾剛曰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黨偏矣不報而公
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
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
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澄等曰備顧問
每進讀公懇一爲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

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
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曰賜庶幾其少留也
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身退者
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期曰必見公力
疾而謁上曰卿來豈民間何如公曰臣老寡賓客不足
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
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
畢瞻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
兼修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
祠多高潔可曰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
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曰嘗還家

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公始成
歸矣少閒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僧野老分席
曰相愉悅上稍聞之曰公爲愈矣起公商議中書省公
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歷事六朝矣一息未盡其
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
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
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笏者三百餘悉送還
官上閱傷其意畱其金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質本高明
又輔曰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曰經濟自任臨事決
議侃正色勇於敢言千剉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爲
少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曰誠慤自

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大帥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一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譴囂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呂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郭氏竝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內

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秘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今是用啓封公子公孫洵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額額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曰世將典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

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
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二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
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眾忤構厄既退既藏侃二大綱
先帝遺直曰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昔儉壬睢
盱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於老成人亦
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曰
朝佇瞻威儀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止公疾遄已
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
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元堂作者太史

張隱君墓誌銘

張隱君諱填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皆有謫居吉州者

遂爲永新人曾大父鞏宋正議大夫永新縣開國男大
父橘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中至耒陽遂居之今爲
耒陽人娶蕭氏先歿子一人曰鈇耒陽州副長官女二
人長適著作郎文矩次適陳士奎繼室吳氏生二男曰
和尚曰阿虎側室生男曰壽孫二男曰善僧孫女二人
君歿曰大德十一年秋八月十六日年五十有五明年
冬十二月七日葬其州之鼇山鄉瞿塘里既葬矩曰國
史館編修官劉致中之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
云隱君蚤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既居耒陽買田
築室將終身焉或勸曰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
曰學州建孔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

子及從祀諸儒象其中又爲學舍鼇山曰來四方學者
事未集而歿子鈇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崎
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船駕梁通續阻絕歲躬視
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損貸者三之半雨暘
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饑君賤買
發其蓋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曰木償因曰爲棺給貧
者之斂嘗之武昌道遇渴死者倒囊注善劑活之遇餓
僕者傾糗糒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解衣易
米曰爨衡武陽洞盜起焚剽鄰道君聚其囊篋落置庭
中曰吾於鄉鄰爲獨贍盜至先得吾財貨則鄉鄰免矣
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察其非常揮從

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乃獨還入室中少
嘗又獨出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其所爲後十餘年乃
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得金若干乃出不爾
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我獨歸取俾之重不可
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曰去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
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
蓋奇士也著之曰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羸推人勇爲佐干邦惠先
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泯昔疹之瘳昔餒之充非而
兒黃非而卯童歲嘗來者觀於鼇下尙其勿毀曰永終
古

熊與可墓誌銘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父希曾曰宋淳祐丙午生先生先生曰咸淳甲戌登進士第二四人受從仕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曰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畱公夢炎固曰爲內相尚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曰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嘗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曰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倚曰爲重焉憲使魏

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曰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尙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卽曰械一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用於世者而終不敢曰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
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南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
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
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
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呂協歌詩曰興雅樂
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故其爲教不止於詞
章記問云者旣歸有司曰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曰
福清判官致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
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
而聞謔曰爲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一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
爲聞人達官學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
曰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曰不
稱明詔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曰
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
及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詞重禮致先
生主文先生曰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
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曰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
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曰爲言後
得周尙之曰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
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太廟奮然制禮作

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曰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曰先生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曰某年月日葬先生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曰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曰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曰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

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修能興遭宋亡抱器永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疏越朱絃我則不聞欲知先生視茲刻文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曰示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遠巡未能而彥栗遽曰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無及矣悲

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呂書
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肯方按察浙西呂人
才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曰彥栗爲神童期之深
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
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
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七十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
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
字理曰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開門授徒曰爲業從
遊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遊錢塘靈
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
卽冒暑往遊其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

而從之者甚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
猶不忍別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
人可知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
來京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曰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
幸客死宇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曰歸葬吳興宇知集之哀彥栗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
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
某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官至元
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氏娶盛氏
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曰某年月日葬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包

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元
開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喪親
致毀過豈猶孺慕身負土爲塋廬居三十年朝夕奠如
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曰胡氏男爲子曰
惠二生駟二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字用文迪功
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成人稍長有意
氣議論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豈宰拜表請出督戰實
中弱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畱己鄉校試諸生曰裴
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豈事斥其情狀傳讀皆

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宗豈胡公良由大學博士
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宮度宗幼豈曾學焉卽位之
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
知君在京學實胡公兄子有司曰聞遂得官方曰迪功
郎爲浙東提刑司準遣而國亡矣是豈郡縣盜賊竝起
君歸保宗族無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
病斂藏其死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常具便宜二十事爲
書數萬言將上之旣而歎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
治乎因自名曰退翁曰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
未嘗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
士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曰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有七炯曰某年月日葬君某處曰鄞縣丞周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子弟槃同年進士也故曰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處鄉里能應變救蓄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槩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豈鬱二瑰奇托諸銘詩不亦悲夫

揭志道墓誌銘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嘗視天地閒無一物足撓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嘗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祐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曰疾卒年六十八曰某年月日葬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合慧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曰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故丹陽書院山長馬君墓碣銘

建德馬秦之二至京師也介進士程謙呂來見曰請有復焉集拱而聽之則曰先君子歿六年矣潛德闇而未彰懼久而易泯願求文表諸貞石遂再拜致其所敘行實一通又再拜集拜受起而讀之見其家世行事因不固辭而爲之書曰君諱元椿字景莊其先扶風人後遷毗陵又遷睦繇宋兵部侍郎大受貴爲魁著姓侍郎生漳州通守岢通守生迪功郎友諒迪功生處士洪君其長子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呂爲丹陽書院山長君不忍遠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刑部至魁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見而處士年已八十餘遂呂賓禮見君薦用之君曰向也吾且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子秦之茂材君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呂卒處士哀之至累日不食君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後三年處士呂高年考終又七年而君卒得年六十一泰定甲子某月某日也葬滙湖先塋之左君娶賈氏子曰秦之申之翼之秦之武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孫男曰說詵詵誌詮諮女曰誼訥訥讓曾孫曰瑜琰昔侍郎之弟禮部尚書大同紹興甲戌進士則我先雍公同年也乾道辛卯先公在相位四月進擬尚書除國子監簿十月又除大理寺正兼吏部員外郎其後尚書帥福州朱文公守漳州藏書甚富其家至今

寶藏之而迪功友諒又從黃文肅公遊予既重其師友淵懿又尚論先世之舊於二百年之後故爲之銘二曰淳熙法從之曾孫至元處士之賢子執禮而好修志養而忘仕樂終身而有餘從先君而藏此水既滙而斯衍尚有托乎永久

故梅隱先生吳君墓銘

國家海內混一已七十年生民蒙被德澤安土樂業者子長孫皇多有之至若居有恆守不出於鄉井邇其世傳至於十數百年紀之過於三百代有變遷而能保於悠久不墜則亦鮮矣況乎良材美質生乎其陽交遊爲之後先學問爲之潤色嘉名善行歷歷可考求諸百里

之間豈不可尚乎撫金谿吳塘里吳君辰子字君明之葬也其孤曰番易李存之狀來請銘因得見自宋至今朝名人所爲銘誌而讀之觀家於其鄉觀人於其家而有歎焉乃爲次第而書之初五代嘗吳氏自金陵遷廣信之弋陽宋初嗣自弋陽遷臨川金谿之沙岡族且繁矣分居吳塘者自濬始爲養而治生中年起家所與遊者汪公藻熊公彥詩諸君也南渡之亂東北士大夫來依吳塘曰居者凡數十家濬生邦孚邦孚生鄴鄴生藤州僉判景立友於琴山傳子雲氏景立生堯仁堯仁生士亨受詩學於嚴公粲傳君維清士亨生登士郎德薄其壯皆值常平使者方作學宮於郡城南延徽菴程氏

爲之師國朝程文憲公鉅夫吳文正公澄皆當肯弟子
員與登仕爲同舍生是爲君明之父也夫宋自紹興至
於亡吳氏五六世皆得與賢士大夫遊陸先生起於金
谿吳氏之族祖子孫所從遊者多陸門之人徽菴明朱
子之學師友之盛見於今者猶如此則君明之所已有
聞於昔者非一日之積矣君明生成淳丁卯未十歲而
臨川內附學者多廢而君明亦從□□生馮得一傳陽
鳳謝元禮卒業而後已居家事親與兄弟三人處身任
門戶之責不日貽親憂登仕君困末疾者八年扶翼捧
持寒暖旦夕無頃刻之懈母余夫人壽八十餘尤備敬
愛前後爲喪無違缺待羣從子弟有教有勉伯氏仲氏

早亡撫其孤尤加意與人交樂稱善而不忍道其過不
妄嬉已狎不肆矜已驕其馭家眾無暴戾人或不足於
己有患難救之不爲嫌有困乏拯之不爲吝婚嫁既畢
子弟分受家務爲謹而其二子亦從良師而就其學業
焉既老種梅爲圃已爲歲寒之交人已稱之梅隱先
生云東爲別墅已自逸幅巾野服無復世慮遂終身焉
得年七十三後至元己卯七月也噫亦可謂備福之士
哉君明娶余氏前君十七年卒子翼孫畢孫女五人婿
曰同邑劉載陽臨川王文明安仁倪文藻同邑劉天鳳
孫男二人樂賢育賢女二人已至正壬午十一月廿八
日丙申葬諸大山塘予閒居於臨川之久州里之近孝

子慈孫有欲著其親之善者誠有徵亦不忍違也昔在太史執筆多矣中州公卿大夫士家功名爵祿之顯非東南所可及然歷宋金喪亡墟墓莽蒼不復可紀或一再傳而名字已不可知每爲之興歎今吳氏遭逢國家治平遺子孫曰富完安樂方進而未已殊可羨也是曰不厭其詳焉銘曰

赫二有興寂二無稱人將誰徵族聯世延不隨代遷保德之全曰靖居盈曰安爲榮壽考曰寧有美吳塘嘉樹蒼二鄉邑之望貞珉嗟峨刻辭不磨昔賢已多

道園全集卷十四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五

在朝臺

十五

墓誌銘

王知州墓誌銘

昔我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岄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曰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曰一岄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

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析方圓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嘗為大明宮圖曰獻世稱為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符拜千戶總海運於江陰常熟之間焉泰定四年夏部饟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既蒙恩贈先父曰從士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曰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曰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予感其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遷永嘉宋紹興間其

先世曰武功得官為保義郎數傳為自強生挺二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二十五年卒昔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二繇名藝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曾與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面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二然而來

皆則有若廬陵曾君與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直善之二年曰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曰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曰告中書丞相丞相曰告天子有詔太常曰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與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曰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曰官於是太常奏爲大樂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皇帝曰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與初引援攷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與初在壇上領羣工登歌作樂

言節諸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畱爲編修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榦赤丞相人爲翰林承旨因入見曰其名聞有旨召見榦赤丞相番直命與初曰其書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榦赤丞相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止廷中傳旨召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而命榦赤丞相傳旨命與初爲學士與初不敢當力辭

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
七年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衮冕
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幟繖蓋之屬就曰立仗
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
而輅服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丞相拜住
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祕書所藏吳初圖書而鹵簿大興
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
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
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嘗治平旣久生息繁阜一嘗
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吳初同事者或冒
其功得大官而吳初亦不曰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畱守

造五營畱守召眾工謀之皆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
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
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事獨曰爲
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
欲爲之無如曾應奉者命吳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
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曰備駕朝廷尤重其
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吳初亦歸居數年爲天
祿二年曰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吳初因其長官
曰圖書進見於奎章閣未報集言於朝薦爲太常博士
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吳初遽曰寒疾歿哀哉
予曰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號曰歸且葬

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
城人邨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
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
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弒舉行人又
五世悱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
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爲御史爲兵部侍
郎爲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國朝授承務郎湖南
儒學提舉曰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
贈武城郡君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吳初旣貴得贈所
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
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棗蕭斗星吳初名

吳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
十九將已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吳初所自卜也吳初少
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競二然惟
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
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卽起讀書至旦無曠
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
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志
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
鹵簿志十卷明旨類彙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
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
初登進士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嘗薦

道園全集卷五
之弼初爲撫州儒學錄嘗我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
來見集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弼初尤久故善宜
銘二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曰呂茂盈恆曰美德
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聲逮
於我朝父子迭榮肅二兵部宋名御史風裁整峻荷橐
有煒天命維新濟二東朝迺使學士殿于丞嘗才名孔
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畱宰木云拱伯氏之來令譽四馳
逢嘗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考功曾未幾嘗曰
退爲恭交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舒二弗亟弗靡舉體
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

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
法駕軒二方行而尼天意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
賢之長文憲是司曰其書聞天子用咨于嘗在廷咸薦
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鬱二之松弗茂而摧洋二之
淵弗暢曰洞故山之麓藏此遺志二藏氣傳澤在孫子

胡彥明墓誌銘

公諱景先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慎愿寬厚
方幼嘗曰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曰不
欺爲主物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曰介意而忤者至
自悔責謝待之亦不閒於初里有貸人錢者多至十數
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息將自經公呼而與之語曰錢

可得死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己金使償之其人
得不死旣而爲券質公所公笑而焚之由是共服爲長
者尊之曰翁至不敢曰字稱之兄景哲早世兄子亨在
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己子事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
間言子彝曰儒學進用歷踐臺省與謀議侃正色不
爲俯仰明識法令出入經史言於廷中與宰相相可否
率關政事大體爲名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年八
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
也相率爲歌詩曰道之使歌曰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
日公方與親戚高曾言笑飲食如平昔忽舉手謝客端
坐而逝又十日訃至京師彝爲位哭踊俟旦見星而行

集往弔之彝匍匐號于集曰請忍死一言彝抱痛終天
無所追罪敢曰誌墓爲托集退而考行事狀云胡氏
世本河南鄆陵人族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蚨螭首
雖其文契漫漶考其畧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
兵至河南河南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
遂爲彰德人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
府君始曰彝推恩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云公曰彝貴
初封奉議大夫再封朝請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
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
安定郡侯三拜而彌尊公不曰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御
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

項國全錄卷十三
呂彝爲左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便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之康強也畱彝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安定郡夫人勤儉克相年近於公精神不衰子曰彝其次曰規歲貢憲府使爲東宮典寶正女三人婿曰鄭公王公李公孫一人伯敬國子生孫女二人婿曰樊侯將呂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從禮部之兆次也大德中集與彝同爲學官京師固已聞公之德久矣彝爲工部主事嘗來就養集得拜於牀下焉瞻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愧其涼薄而嗟歎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昔南人有爲饌奉公者行灸公食而甘之曰燔不至焦澤不至濡何呂能若是召庖人問之對曰法呂上

下釜皆新鑄置肉其內無旁附密其款頂趾加火焉公曰得毋損釜乎庖曰不暇計釜也公蹙然曰一釜之成謹而用之可數十年今一食輒毀吾不忍也後勿復爲某於是歎公之慎於用物者蓋如此事雖小可曰觀德焉故善觀人者嘗於其微此之謂也然則公之家再世封君身享榮養而子孫多且賢所呂致之者殆非偶然也故爲之銘曰

胡氏之先胄絲神明族於鄆陵歷昔積榮安陽之分則自鄆至敦本尙質呂啓其世質本伊何稼穡書詩百年發興不亟不遲祖父孫子其名法從橫金拖紫異席同寵宗伯啓之考工成之蔚二翰林中立勝之旣壽旣考

盛德則有二而弗宰益曰遺後有水維漳清流洋一維是固深千載不忘

趙曼齡墓誌銘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曰泰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卒於官朝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既斂殯諸京師東南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曰爲何致客之多也踰月喪歸葬於其鄉於是太子府正臣李集府正簿周某來告於集曰趙君之子幼其藏也無曰識諸幽則無曰示久遠比其子長知詢問其父昔事則日既遠矣請託銘於來世是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簡里歲月曰按集而敘之君諱□曼齡其

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尚書工部辟知印八轉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畱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計覆實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諱訥鄉人士尙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者由曼齡賁而推恩也娶宋氏亦澶淵郡君女二人皆先卒今在者一人林童也葬某鄉某里者從先塋也昔太常公歿太夫人使之遊京師卒能成名曰成親之志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曰及於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

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焉
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於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
法律所交遊無賢不肖懽然曰相接而陽秋之辯亡所
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
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其
治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曰
佐善良剔蠹敝曰革尤雜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曰佐
民用又曰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
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焉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
御殿於佛祠會其成功率其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
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曰歸諸計相於早重有賞賚曰

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曰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
春坊嚮用矣年不踰六袞官不過四品而遽曰卒告北
人之所曰爲曼齡惜也銘曰
帝眷春坊慎簡賢能載謀載詢家用克承濟二多士孰
是之使靖共正直曰必御史峨二法冠易其綬圭食穀
食飲或謹攸同書功計勞不日曰進如何不淑泯曰漸
盡安陽之墟有木離二昔辭而遊今歸曰依其依維何
永安曰固利其後人至於終古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恆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昔叔氏之
館初予司業成均昔叔擢進士爲僚恆用近臣薦補入

學由耆叔曰見予是曰弔諸程去之踰年耆叔爲之請
曰恆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
欲曰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修於家二有
婚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恆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
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遺恆宦學京師曰吾且未老子必
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恆也不及視其屬
續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于宋景定三
年四月丙申卒于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
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恆
恂二爲謙父弟之後女溫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
女靚銘曰

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己又曰勸子求道習禮足
曰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
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
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
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
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
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曰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
人一人各曰事相從入城會莫投逆旅異室曰宿夜半
男子者潛移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殺流血狼

藉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
文致之誣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
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
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
而交惡曰去誠之密曰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
之具言狀殺倡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
具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甲殺人而匿其
尸事具五十日而尸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
尸久將不可驗緩獄貰死吏豈勝責耶松有山多石疑
尸在焉卒吏卒索之皆春猶寒蟄未啓有大蠅薨_二馬
首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

石如壘者蠅投隙曰入命卒發石尸果在而李甲伏辜
至於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有位
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使州縣人人
不曰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爲者天下不致刑措已
乎故誠之_二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況其子請誌
其墓可不具諸曰示來者誠之_二先平陽隰州永和縣
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爲統軍佩金虎符行軍河西
邊人畏之父順曰貞祐之亂避地仙靈縣之暖泉旣內
附遂家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
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瞻仙靈郡男子四人恭讓禮
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冤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松之郡邇于京都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會是岸獄違寃違恤此有良吏克盡厥職疑侶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曰天暖泉之墟藏器曰往優游餘年就木斯葬有美御史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子二孫二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大魚在

水中卽下馬手搏之挽曰登岸迺大蛇也蛇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喉蛇宛轉跳躑而死人固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曰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二然侍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物束曰絳巾因坐守之自巳至未無至者泊日暮有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人質銀二百五十至此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人師禮之其子集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曰說書事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

父之事而表其墓曰始先父曰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
集獨存又得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
先父嘗曰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
居是京師天子所居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
爾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衄焉繼曰荒饑
存歿弗寧而集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明
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文正
公門所與遊者皆一豈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兵法嘗
用憲臺薦教授冀州曰恩封從事郎李氏封宜人子三
人公二官早世承事郎公官思立早世公信曰秦定丁
卯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有九銘曰

力可曰武而曰文舉道有遺金義有不取京城之東土
厚曰容馬鬣之封永固無窮

王宜之墓誌銘

太原王公宜之二居京師也善教其孫君子有聞焉大
德之末宜之將老而其孫守誠可學矣宜之歎曰前數
十年兵事未戢民無曰安其生士固未嘗學也今有生
聚之樂又在京師四方賢者來聚焉學者不及此豈則
暴棄夫天之降才矣乃屬家事於其子曰教孫爲己任
度館舍於所居之近禮大儒先生曰爲師命守誠與閭
里之秀共學焉日視其饌羞使施教授學者無或他慮
或曰子欲賢孫之速肖則勿況及使而孫得專師焉可

也宜之曰惡是何言也聖賢之爲教也豈有私乎且觀感而化朋友之功也度吾舍所能容而已蓋從其招延者故中書參知政事東平蔡公逢原太史院使國子司業齊公伯亨皆其人也守誠稍長入國學文譽日起宜之甚喜之而勵勉益切至及守誠試南宮第一人登第歷館閣清要爲御史而宜之已久去世不及見矣守誠之同年進士呂思其治人也適在史館訪采見聞曰其事遺守誠曰若吾大父而盛德未有所記載也昔日曰遠則事曰曰泯不亦悲夫乃相與謀曰予嘗識宜之也來求表其墓云宜之姓王氏諱得福其先朔州人自諱彥府君徙應州生伯元仕金爲集州管領人匠官佩金

符生璋娶胡氏金亡嘗避地太原之陽曲始爲太原人諱璋君嘗曰歲三月見太原人上塚泣然流涕曰吾獨不得曰杯水灑吾先人邱墓乎宜之嘗年十四矣立侯少閒啓曰大人何甚戚如是乎曰兵難中吾家槩葬應州二世矣曰適應州何鄉墓在州何方有故人親戚誰何知殯所乎則具曰告明日宜之徑走應州物色得墓負遺骸曰歸深得父母之心而父母初不知其去也鄉人其歎異期望之父歿與昆弟共財薄取不競敦讓友愛其配韓夫人克成其志閨門之內其教行焉有二女子方歲適父母俱晨出及午而飢煮豆曰食及熟相讓不肯先及哺父母歸猶未食之也宜之嘗病而劇久之

乃愈取古醫經讀之得其遺法深意又從名醫和氏決疑遂善於其術至元初來京師宰相聞其名召之省中主醫事病得藥而瘥者或酬之金曰吾有奉入矣義無兼取卒弗內而貧者更稍與錢米使得曰爲生曰爲常稍遷諸路官醫提舉宜之歎曰吾儒者竟曰醫名乎遂棄官不復仕嘗行道中得遺珠因宿留道側俟之則西域大賈所遺也賈直鉅萬宜之詰得實賈所遺者卽投之賈請均分萬金爲謝不受也築室京師先立祠堂買墓田國門外又購旁近閒田曰待親戚之無曰葬者蓄書至數千卷居小齋徧書邵子擊壤集中詩曰自況持已毅曰介治家儉勤與人交誠懇周厚有古君子長者

之風焉延祐二年二月廿一日卒年八十子男晦御藥院大使贈奉直大夫禮部郎中驍騎尉壽陽縣男女二太醫劉寂太廟署令劉益其壻也孫男守誠監察御史曾孫男射亦向學王氏遂爲詩書家雅有令望原其成教則自宜之矣銘曰

猗歟王氏世德未宣白朔遷應至於太原侃宜之豈來京師教其子孫學禮學詩燁然輝光爲豈聞士堂封孔崇百世茲始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員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二退讓而人弗敢與之狎兢

二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爲貴游
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姓氏皆究
知無所敢忽不矜己取憎不佞己求合氣平色溫自其
師友不敢曰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幸不及仕而死
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乎其同舍生哥江
朱禮悌曰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生至元己丑延祐
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又數年補國子伴讀
天祿己巳貢其名於吏部於此又二年始得注官乃曰
其閒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至滄洲之長盧病舟
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實同舟療之五日而卒槨葬道
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

處父曰魯母某氏妻某氏噫其父母妻子方待其得官
來歸而曰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槨
殯道間傷其親心世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曰慰
其親俾後有傳

鄧伯某甫妻田夫人墓誌銘

鄧存之奔其母之喪也其友虞集弔之存號而言曰嗚
呼存忍棄朝夕之養千里來京師從辟御史府誠幸太
夫人康強肯勵節立身得君之祿曰爲養今不幸不然
矣抱痛終天哀哉亟歸葬不敢緩墓有石當誌存不忍
言也子幸述諸夫人姓田氏京兆藍田人父某母某氏

生若干年而夫人曰疾蚤終伯某甫生男存瞿女適安
西路儒學教授趙璫君卒若干年而夫人曰疾終于正
寢得年五十有七實大德八年十月也明年某月甲子
葬于安西咸寧縣洪國鄉從府君之兆也初存嘗爲集
言先君生三歲而孤祖母楊夫人故儒家習詩禮惇二
涉艱險排患難躬教我先君曰至于成立及田夫人歸
而相先君奉事無違禮足曰當楊夫人之心蓋楊夫人
勤苦自誓終身不肯御酒肉也及先君卒田夫人治家
教子率循其故亦誓不御酒肉如楊夫人之志集是曰
知其爲賢母也久矣故爲之銘銘曰
有賢鄧母下而從夫宅幽永寧歸福厥家

汪夫人墓誌銘

貴谿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若
未葬然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恙非
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也吾兄
弟之生也力足曰致乳母二曰母曰己子害他人子也
皆親育鞠之及長又擇名師曰成其慈訓使吾得世詩
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傳世唯一子今
而後子孫眾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主吾家二日曰廣
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凡役力米粟公上之共常裕而
弗匱吾母之功也吾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
備甘旨曰終養父吾母公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

道園全集卷十五
一八
乏食者隨周焉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
又無曰顯吾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曰示吾子孫則不
孝之大者迺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曰屬諸爲墓銘者
云敘曰彭母汪氏也貴谿之田西其鄉也華卿其曾大
父文穆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
應松應梓應梅應桂者其子也宗漢宗海宗澤宗溥宗
浩宗演宗洵宗濟宗漸宗泳宗湜十有一人者其孫男
女則四也紹德具曾孫男女各一也宋端平乙未其生
之年大德丁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原之右有
碣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葬之所有石二有銘爲之
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土
德之厚如家克繁絲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弟昆衍自
母汪四子多孫二之多有支別易遠二而扶疎視此其
本子孫二子來省歲豈永二勿替石具有詩

鄭夫人墓誌銘

翰林待制袁君喪其配鄭夫人十七年恆獨居不更娶
君子曰爲難或問之曰先妻相我事先君無違禮其死
也前先君之卒八日曰是念之不忍亡而槨也於先樞
密太師越公諱韶爲曾孫於嚴州大夫諱侶道爲孫處
州大夫諱洪則孤子也由其有子傳序爲適是曰重之
乃告其友虞集曰子爲我誌其墓曰銘謹按鄭氏世爲

鄞令族太師尚書令魏郡忠定王清之爲宋丞相追贈
四代皆大師魯國公魯國公長子曰冲之國學進士贈
中大夫忠定之兄夫人之曾祖也娶邊氏封太碩人大
夫生次申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贈正奉大夫娶汪氏封
宜人正奉生太原朝請大夫直祕閣主管建昌軍仙都
觀娶汪氏封宜人實生夫人夫人諱公生數歲袁氏請
昏有成言及長而歸之袁氏大族歲嘗廟有祭朔望承
問有禮雖易代不廢夫人爲冢婦不及事其先姑能帥
娣姐曰敬宗事大德戊戌八月卒年二十九子璋早夭
次瓘次琬女四長適餘姚州同知趙孟貫餘未行葬在
鄞縣桃源鄉之潘奧某年月日也翰林師友前代遺老

專志一原博極羣藝貫通精實不涉凡陋與之遊者
然各自知其不足夫人爲之配至使歿愈遠而敬不衰
其爲德可信矣夫昔宋在江南故越多功臣世家惟史
氏最貴理宗昔在藩邸史衛王彌遠進鄭丞相授曰經
由是積恩禮義竝史氏袁越公由治臨安執經十餘年
門代甲乙相次今徵文獻于越乃在袁氏□□□□
□鄭丞相清之哀及再入相年益老益感念碩人不忍
舍其孫畱之左右是豈賈偁道帥荆湖數要軍用丞相
格不下後十年賈相用事遂擯不用家居二十餘年而
卒無嗣獨生夫人翰林仕於朝四遷至待制長兼史事
瓘琬方嚮學夫人皆不及見悲夫銘曰

翼二維鄞曄其大門匪王若公民則不聞維岿孫子不
顯車服我其游二孰往而復居之恂二著之循二蔚其
成文夫人來嬪嗟德實難民鮮克之肅二夫人久甚匹
之獨嗇於天而不有年歸唁無所永歎彌增夫制其慎
子厚於承氣止復升高邱是徵

周夫人李氏墓誌銘

番易周瞰與其弟明之遊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直應
極實致之得爲國子生岿制書始命有司將岿科舉取
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瞰兄弟出篋中所習程文數
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焉未幾遠方獻異獸
曰麒麟瞰作賦千百言上之中書省丞相大悅岿屬參

知政事察罕使命岿官是岿陳策進書獻歌頌常數千
人無所遇獨瞰見知岿宰人二羨道瞰矣一夕瞰感異
夢曰而治歸明曰兄姑畱幸有岿榮吾親明代兄歸矣
明至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爲之喜
而起後六日乃卒皇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瞰聞訃且
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岿爲榮而爲戚若此惟先
生辱爲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而悲之爲次第
其語云瞰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沙堤其曾祖松善爲
生曰貴顯祖岿榮父天驥曰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
者周氏曰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
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瞰明從師而無牽

於愛暉故能已卒業聞子三人暉明其幼祿女二人其
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葬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兮孔文案有饒兮尊有醴不少延
兮誰怨樂茲邱兮勿諼

史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虞氏諱惠正前承務郎四明史君璘卿之夫人
是爲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奉化郡公贈開府
儀同三司巖之冢婦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齊國文靖
公彌忠之孫婦贈太師漸之曾孫婦也夫人曾太父太
師雍國忠肅公集在相位皆生第三子孝宗皇帝賜之
名旒孫中奉大夫太府寺丞不歸居蜀居臨安賜第無

子已兄子爲子諱曾中奉大夫軍器監丞贈令人生子
一人曰紹雍三歲而夭及生夫人最鍾愛不幸監丞府
君與史令人皆卽世舅氏取夫人鞠之已適承務君生
子曰晉仲咸伯生女曰婉伯適忠勇校尉溫州府同知
瑞安州事阮申之婉伯適沿海上千戶別里吉孫曰公
壽公熙公黜公勳公杰公默孫女二夫人內外家皆宋
世臣宋亡世家多淪喪夫人相夫子祀享無遺闕延祐
三年夫人相夫子醫言天臺有靈草生至服之乃可矣
會阮氏壻佐州黃巖晉伯奉夫人已往服食踰年方不
效乃還鄞延祐三年六月己酉卒葬之某處晉伯已承
務君之命來求銘夫人集大父再從女弟也不敢辭謹

敘而銘之銘曰
夫人幼孤舅氏焉賴及長而嬪遭昔易代雖于貴宗弗
與盛會承夫鞠子實既瘁痲庶其晚康而身不待繫德
厚原何千百載

趙夫人岳氏墓誌銘

夫人諱惟德徽州路績溪縣主簿岳君浚之女平江路
儒學正趙君櫛之妻台州路儒學教授君辰孫之冢婦
也岳望安陽常州宜興人趙本蜀故家今居杭學正故
宋參知政事楊公棟之曾外孫夫人故宋參知政事姚
公希得之曾外孫是曰合二家之好焉夫人自大家嬪
儒素甚宜其夫而得於舅姑親族敬焉至治二年從學

正官平江歸寧于宜興病學正曰舟迎之至則夫人歸
已道卒舟中學正不及見哀痛過篤舅姑聞而憐之命
櫛曰善買地其曰某年某月日還葬夫人生曰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曰至治壬戌四月一日子一人
魯兒方一歲銘曰

大家有子歸儒宗材堪相配非不逢命也不淑先罹凶
娟二玉雪秀所鍾保此無憾寧幽宮

道園全集卷十五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六
 在朝臺十六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已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
 馳還于京師者元衍也元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
 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
 於余者為之請曰元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
 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
 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曰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
 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曰居學者賓客之屢滿戶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六

在朝臺十六

墓誌銘

祝夫人墓誌銘

為老子之法者歲已其徒從大駕上都丙午之秋獨先
 馳還于京師者元衍也元衍行踵門而來謁願有求焉
 余見其蹙然而瘠疑不類夫為其道者其鄉之士有友
 於余者為之請曰元衍之母是饒州安仁縣周綵衣氏
 之裔國賢之女祝君泰來康叔甫之夫人也其歸康叔
 也年十六舅姑始安其養曰老康叔在宋未嘗一起家
 教授鎮江終不行自為精舍曰居學者賓客之屢滿戶

外酒食之饌不曰貧過儉母必親之教其長子敬中曰
儒術世其家三世矣教其女曰嫁于鄧椿氏成家矣蓋
後康叔二十四年而卒享壽七十有八年元衍爲道士
遠遊者母志也母卒曰正月元衍聞訃曰六月將葬曰
戊申之四月求墓之銘于京師曰歸者兄命也墓在崇
義之荷塘山其鄉也康叔之舊墓土疏而善圯今故遷
而合之也祝氏世次在康叔之志元衍之求者其母之
志□□也虞集曰悲夫人之於其親也忍百里之行於
旦莫而有待於予言也予何爲拒之而無曰慰其瘠也

銘曰

元雲滄兮將雨鶴剗距兮抔土有子歸兮藏母窈二兮

碧山坎幽兮及泉夫子往兮二十四年卒同歸兮從曰
遷噫靈祇兮孔阜相禁呵兮有道誓勿毀兮永久

穎川夫人黃氏墓誌銘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
故宋吏部尚書諱疇若之曾孫女與園先生公瑾之女
也其歸陳也是爲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
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
撫曰進士起家宰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
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榘
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曰懇孫是
爲德敬爲運榘後德敬方弱冠當宋始亡陳氏故大家

不足呂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
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呂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嫻咸
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於搶攘之際竭營辦呂
足官逋斥簪珥呂嫁孤妹歲皆祭祀親戚慶弔未嘗疏
濶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呂岬異事殊爲
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彌縫補苴遺缺終德敬之世
旣老益呂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諶
呂節推遺命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呂爲己子一門之
閒母子兄弟藹如也蓋夫人昔聞訓於家庭舊矣其族
自雙井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眾至尙書公貴顯
詩書文獻大聞於世至弭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

鄉來就夫人呂居峨冠褻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躡藉攘敝略無爭報之意讀
書呂自怡賦詩呂自見雖已慷慨係之而無悶是呂夫
人爲女爲婦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生也呂宋
寶祐丁巳八月二十九日其歸陳也呂大元至元庚辰
之冬其歿也元統甲戌之正月初四日仍改至元之二
年歲在丙子十一月壬申日宗諶等葬諸長安鄉四都
貴窟祔葬德敬之兆德敬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
檢旣而棄官不復仕宗諶之子二人長某次某女五人
某宗紀之子三人長曰某次曰某幼曰某女二人集大
父尙書雍侯旣出蜀呂宜人之歸陳也過茲邑而因寓

焉至於今五世矣是呂宗謙等求銘焉銘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其興隆升夫人世家入門實稱靈
魄于茲趾美來徵

史氏程夫人墓誌銘

睢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
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曰撫育其孤會國朝
呂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
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呂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
大至卽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呂出列坐地上擬
呂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

出金冀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貲呂逃終
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呂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
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
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呂其孤輿櫬求得之卽
斂呂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
氏呂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嘗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
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喜孫臺孫來京師呂先世鄉
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呂死
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
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呂屬

通鑑全錄卷之六
臺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湖東帥幕嘗曰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臺孫之志有未盡焉維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塋或曰葬曰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曰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集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嘗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於是勇白植立遂曰武科

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閒將教授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逝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曰燼爇左右臂曰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曰己壽益父夢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臺孫歷浙閩兩帥幕今爲某官其後璋文由船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女二人皆適令族而孫男子六人女二人曰次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深演蓋有所識也自武翼曰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邨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邾山之原隱二隆二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
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禫續思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
從凡爾子孫罔不敬恭去之千古猶高其風

史夫人改葬誌

史夫人虞氏之歿也葬鄞縣翔鳳鄉鍾奧夫人之子晉
伯昌其父承務君之命來屬集敘其家世年月昌銘其
墓文成故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書其題矣未
及刻石而晉伯之子公黠相繼歿或謂晉伯曰先
親之體魄弗寧則後嗣傷焉今鍾奧之藏深僻絕人迹
風氣弗完神靈殆弗安也盍改諸晉伯貧未能也會阮

氏壻來宰鄞婉伯從其夫昌來見晉伯之昌是爲憂也
則曰先夫人於我兄弟尤鍾愛敢不用吾情乎晉伯涕
泣不忍言婉伯曰此吾責也吾聞高祖國公與高祖妣
戴夫人在辨利寺形勝處也吾家嘗食其澤焉子孫爲
兆昌從葬於元祖禮也舍是弗圖可乎晉伯曰是不肖
孤之志也婉伯請於其夫出財昌相其役凡伐石築亭
購旁近山林昌附益之遂昌天麻己巳十二月庚寅改
葬其處旣竣事乃昌書達京師命集書改葬之故且曰
昔吾母之存也吾妹爲吾養吾母之疾也吾妹爲吾醫
吾母之歿也吾妹助我克成其喪墓處弗利而改葬也
又悉出於吾妹氏夫婦之力晉伯不孝齒髮日昌變而

嗣息淪沒望其稍有立者幼子公壽而已不及此豈求
子一言曰識先親之終始曰表吾妹之所曰相晉伯之
不及者後之人何所聞之哉集聞其言而悲之故歷敘
其事俾刻墓碣之陰且使停於親愛者有所觀感焉至
順三年七月朔具官虞集記

墓表

王伯益墓表

皇慶癸丑二月甲子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
御史趙敬父翰林直學士元復初同知彰慶使柳唐佐
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贖授其妻之兄冀州知事莫
正己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斂而殯於城南僧寺其友楊

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作畫象贊及著
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其弟自大名走京
師謀歸其柩將曰某年月日葬之某地其先塋也載本
又囑集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爲吾伯益所藏云伯益
名執謙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月中已能習畫羣兒
所讀書問難其師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羣兒無敢與
竝因勸其父某送詣郡學未數月又絀其同舍生如鄉
校及長其父貲之遊京師嘗中書平章卜灰木翰林承
旨唐公有重名當世曰人材爲己任一見伯益皆曰奇
才也不敢曰進用常秩浼伯益將言於上擇館閣優重
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二公志尙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

得四品官卽曰伯益爲符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
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
平章平章事隆福官最貴近而雅好文士禮伯益爲上
客畱署其府爲徽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
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漠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
閒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皆人
望見之皆曰爲古仙異人冀一得遇符爲幸閻承旨嘗
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
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
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
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卽提

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曰爲常始來京師用橐
中金不識記數及貲盡益困至終身亦不曰介意於書
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曰辯博自雄
遇人無賢不肖皆驩然無閒而胸中了不可混長年京
城居而所曰爲詩簡澹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
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
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曰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
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旨意不迫於事物而律法深
穩合古作故識者曰載爲知言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
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雖莫竟其所至然灼不爲外
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大

徹豈不偉歟惜乎年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椽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拊几仰臥不復言禁鐘不盡一聲趣喚楊載杜本來而目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之所謂超邁不羣者邪方伯益在斂集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人何曰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慨出涕被面毅然曰爲己事一坐皆欷歔不能仰視是曰莫知事治棺槨固極堅緻理其家尤備此皆有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於人如此則伯益之所存可信已烏呼是爲表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

公諱文用字彥材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三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治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訓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曰詞賦試中真定皆曰真定藁城奉莊聖太后湯沐歲庚戌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公謁太始和林城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書講說帳中常見許重癸丑世祖曰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世祖令授皇太子經是爲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爲使召遺老於四

方而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治玉峯魏公璠偕至於是王府得人爲盛己未世祖
曰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理軍需將攻
鄂州宋曰賈佖道呂文德將兵抗我水陸軍容甚備九
月世祖臨江閱戰忠獻公請曰宋恃江爲險兵力厚法
當先之奪其氣臣請先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世祖親
料甲冑擇大艦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
奮進直薄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
公乘小舟歸報世祖世祖方駐香鑪峯因策馬下山問
戰勝狀則扶鞍立起豎鞭仰指曰天也卽賜卮酒使主
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酒毋解甲明日

將圍城旣渡江會憲宗崩聞十一月師還庚申世祖卽
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
七月還朝中書左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爲左
右司郎中二年八月佩金符曰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
府事三年山東守臣李壇叛據濟南從元帥濶二帶統
兵伐之五月而克其城壇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都
元帥阿木奉詔取宋召公爲屬公辭曰新制諸侯總兵
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曰經略使總重兵鎮山
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此爲說公病不行
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上曰董集安在年始壯不使爲
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符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

中興自渾都海之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已去此宜鎮已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士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實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皆近屬貴人有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從橫需索旁牛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已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貴人者辨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嘗事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

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呂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卽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毋忽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麤立二年入奏經略使宜還已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二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呂仲兄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二西道巡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閒幽僻入登州境

見其墾闢有方公爲詩表異其守移刺今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爲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公爲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石里者阿合馬私人也其徒聞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瘐死矣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速公入見上望見曰董△顧爲爾治鷹食者邪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馬知不可譖十三年出公爲少中大夫衛輝路總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爲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

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穡事殆不可迺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卽行公言事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卽爲手書具官職姓名保任之民得曰豈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岿至而先弊吾民曰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億矣迺爲集旁郡通議立法驛置民力曰紆十四年曰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曰便漕者公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岿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閒雨更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涇及衛今又導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

形上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才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行爲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退觀之亭於故邱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莊老人裕宗在東宮數爲臺臣言董某勳舊忠良何自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爲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迺召公爲大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二十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猶畏其爲虎也今司憲僅任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

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皆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曰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迺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皆中書右丞盧世榮本曰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迺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邪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翦其毛今牧人日翦其毛而獻之則

王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曰避寒熱卽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曰昔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蠶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尙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曰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本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不信然世榮竟曰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尙書每折我不遺餘力二十二年拜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上前曰江淮事劇臣不敢當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曰任卿者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之公不敢辭遂行二省長官者素貴倨多敖同列莫敢仰視跪

起言事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侃二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有曰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宮者有司奉行急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昔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上命公曰非格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上意邪各拂袖去然竟得少舒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廿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爲姦日益甚公曰吾力不足曰口語勝矣迺請入奏事大略言疲國家可保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

通鑑全錄卷六
察使乃舉胡公祇適王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
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又舉徐公次魏公初爲行臺中丞
當嘗曰爲極選方是嘗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
戚貴臣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曰舊臣任御史
號不易爲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答又自
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具食丞相府
公又不答屬朔方軍興糧糗麤備而誅責遯急公謂之
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
遠近盜賊鋒起公持外郡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
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苛斂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
史臺所曰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

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
行也浸忤其意益深乃摭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爲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也桑
葛日誣譖公于上曰在朝惟董中丞慙傲不聽令沮撓
尙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且董某端
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嘗雖貴近曰誣譖遭斥辱
者不一公徒曰區二之誠賴天監主知而免於是遷公
通奉大夫大司農嘗又欲奪民田爲屯田公固執不可
則又遷公爲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
曰公耆舊欲使公授皇孫曰經具奏上曰上命二之曰
老人畏寒須暄和乃一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公每講

道園全集卷十六
說經旨必傳曰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上命公曰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曰報臣之子何能爲謹不敢曰見命至再三終不曰見是歲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先帝漢人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酌酒行禮畢相對哭失聲今上皇帝將卽位於上都太后命公從治裝賜鈔百鎰曰行旣卽位巡狩三不刺公諫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遠狩不曰豈還無曰慰安元二宜趣還京師且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不在勤遠略也上悟卽日可其奏是行也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

亦盛言先帝豈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半夜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先帝豈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毋下拜跪飲皆異數也上在東宮豈正旦受賀於眾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至尊甚憐汝輒親取酒飲之至是眷寶優渥賜鈔三百笏至於金衣玉帶紫笠賚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詔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公於祖宗世系功德戚近將相家世勳績皆記憶貫穿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笏曰歸命一子官鄉郡便侍養六

月戊寅呂疾薨于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嘗祭祖禰輒思慕感愴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爲學曰誠實爲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質直忠厚不爲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大事決大議則剛毅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曰忠言正論爲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寢倚壁歎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呂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在御史臺行中書省嘗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不順己計萬方欲殺之公不曰爲

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曰買書而家無饘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曰償積貸世祖嘗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自言也逮薨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人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至忠款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曰歆動其意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

實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某之女先卒再娶周氏
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人士貞
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渡江有功官至昭勇大將軍侍衛
親軍副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常侍裕宗東宮先公卒士
楷士英士昌士恆承務郎眞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士
方女四人長適趙珙次適周俶次適齊東縣尹王良傑
次在室孫男十六人□□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
適張繼祖次適趙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曾孫男七
人皆幼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
敷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有
深知公者尙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行事梗

概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謹狀大德七
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集狀

傳

王貞傳

至治癸亥八月七日夜半赤金帖木兒帖木兒不華稱
使者叩北門入坐中書未明召集百司奪其印八日樞
密院掾史王貞見□完顏副使于都堂後西北廡下告
之曰大行晏駕丞相死中書樞密無至者而二人實來
赤金者累朝退黜不用不華者亦在散地誰使之邪兵
權所在印豈可曰授人貞職在治文書爾然臣子之分
則均不敢不言副使愀然歎曰大夫帖赤也貞因曰其

說徧告樞府大臣及其幙府請急執二使與中書同問
治之院官親與各將急行統山後軍擒賊使不致有他
變別遣官吏將兵民守關隘庶幾宥密大臣之事不然
則國事未可知而諸君之罪大矣聞者皆震慄是其言
而不能發也其後事定中書召貞爲丞相掾貞字吉甫
保定唐邑龍華人云

史官曰義者天下之公逆順之辨人心安有不同然者
哉知覺則同而臨事之際隱忍與懦卒無曰充其所明
而徃于患欠曰自陷於不義者志不足曰命義而制其
欲故也若貞之言則發丁義者勇矣然人之立事立功
則必有其位有其才矣有其才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

其才皆不足曰有成也二者得矣又必當其貴之可否
焉此事之所曰難也觀貞之言才可知矣所論亦當其
貴矣而其位則不過得言之耳故備錄之曰待采擇記
載云

李象賢傳

李象賢諱崇德長沙醴陵人世曰儒名家自其父兄曰
上多稱鄉先生大德中象賢獨曰材學辟湖南憲府史
湖南宣慰使和尚者故丞相楚公阿里海牙之子也楚
公取長沙有功和尚自幼嘗總父兵鎮長沙及爲帥頗
驕肆郡有織官極絲縷文采之良充貢尚服和尚輒私
取之廉訪僉事李棟曰職事將劾治之和尚懼使人告

李棟于朝曰棟立券強質醴陵民田實不予直明年責民呂直取田又遣間激怒朝貴故人呂事聞有詔中書省御史臺遣人雜問之使者至和尚召田主若證佐嚇之曰不如制使指意禍且不測至庭皆符告者言棟分必死無口可自解象賢在證中會遷廣東憲史不得其辭獄弗具立遣遽逮至卽具對使者徒待一語成之象賢乃直視田主曰吾實見汝得錢且汝手自閱天其可欺邪制使疑且怒稍陵辱象賢象賢曰古人有言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我終不曰附會成李公死辭氣明辨使者雖盛氣訊鞠辨益明眾色變言益錯還使者乃得其情棟不死湖湘之間人人言象賢而風紀之司益憎其

入矣象賢今積官至第六品所至嚴而能恕寬而有制更畏民愛廉不自矜好賢者固深敬而忤忌者亦無閒言歷官皆在州縣未嘗有纖介吏責又爲難能焉
史官虞集曰予在國史執筆論大人君子勳伐德業甚盛而世有卓行奇績或曰微遠不見書悲夫棟予故人
身佐憲府乃質所部民田雖實與直猶非是予不能謂棟說也嗚呼世之畏威顯誣成人之罪冤死者何限姦虐者不足論彼吳懦不自立卒自陷于罔人之列觀象賢之事亦可曰少自振乎悲夫

道園全集卷十六終

漢國全錄卷之二											
---------	--	--	--	--	--	--	--	--	--	--	--

